

晏子春秋序

默齋自署



陳瑞庚 著

晏子春秋考

卷一

長安出版社經銷

■ 有著作權

請勿翻印 ■

晏子春秋考辨

著者：陳

瑞

庚

總經理：長

安

出

版

社

社址：台北市景興區育英街31巷9號三樓
郵政帳戶：一〇三三〇三號 蕭正人

印刷者：中實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九八三一〇六二、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初版

定價：平裝新臺幣一〇〇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序

晏嬰者，周季有齊一代名臣也。史記謂嬰『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其德行節操，著在典冊，是以孔子大聖，美其『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史遷人傑，『爲之執鞭，所忻慕焉。』世傳晏子春秋一書，所在多有，然而歷千數百年，迄無注本，明清以來，考訂校刊者多家，每嫌脞丁瑣碎；及民初漢陽張仲如純一著晏子春秋校注，世推善本，稍便後學。而民國以來，疑古之風興，諸子百書，莫不勤加論駁，獨晏子一書，竟未波及；而論哲學思想者，儒墨名法，堪稱周備，晏子其人，竟付闕如；卽如錢穆先生力作先秦諸子繫年，亦僅得『晏嬰卒年考』一條，寥寥數語，驢附於『孔子適齊考』而已。則晏子其書，未爲古今學界所重，亦可見矣。究其原因，則晏子春秋本書有以致之。蓋晏子一書，既非晏嬰自著，復非成於一時一人之手，其重複雜沓，雜采眾書，後人妄附之跡，觸目可見，論其思想，則非儒非墨，駁雜無章，難成一家之言，雖其事有可道，德可矜式，其書未爲世所重，固其宜也。然先民遺澤，有足珍者，且是書自漢以後，每爲學者博采，如說苑一書，采自本書者，

何止數十條。韓詩外傳、孔叢子、新序等書襲用其文者亦自不少，此外如淮南子、列女傳、風俗通、白虎通、論衡，以至列子、子華子等偽書，亦偶及之，則其書於後世之影響，亦可以想見矣。十三載前屈師翼鵬講授「先秦學術資料討論」，令儕輩各就一書研討以爲習作，余得晏子書焉，沉潛默索，綱目粗具，呈師評覽，亦謬蒙首肯，然終囿於所聞，鄙見實狹。及見吳則虞氏晏子春秋集釋，驚其取材淵博，鉅細靡遺，功力之深，有過前修者多矣。乃知疇昔自以爲獨見者，十九皆先賢已定之論，二載光陰，徒餘覆瓿之慙，付梓之意，亦蔑然無存矣。自吳氏書出，以其博采，甚便學者，得此一編，粲然周備，是以年來治晏子學者漸夥，則吳氏開導之功也。然論者多方，固能自圓其說，而於晏子春秋成書經過之複雜，及其書謬誤不足采信者，則斟酌及，而對晏子書之觀念，亦與鄙見偶有出入。是以不辭固陋，願獻一得之愚，謹以管見所及，粗述一二，就政方家，非敢以此自預著述之林也。疏才末學，乖誤難免，世之君子，不我遐棄，幸施鍼砭，所欣慕焉。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

新會陳瑞庚謹序於默齋

晏子春秋考辨 目錄

序	一
第一章 釋名	一
第二章 論晏子春秋不宜入墨家	五
第三章 論晏子春秋不宜入儒家	一三
第四章 論晏子春秋不宜改子入史	一七
第五章 論晏子春秋非晏子自著	二五
第六章 晏嬰事蹟年表	三七
附論一 晏嬰生卒年的商榷	四三
附論二 論晏嬰曾否「不用」	五一
第七章 晏子春秋所載不可盡信的事蹟	六一
第八章 晏子春秋內容之來源及分析	一二七
第一節 有所據資料時代甚早或與左傳來源有同異者	一二八

第二節	有襲用左傳僅數字異同者	一五四
第三節	有襲用論語之文者	一五九
第四節	有全襲墨子僅數字異同者	一六〇
第五節	有襲用孟子之文者	一六三
第六節	有用及陰陽家言者	一六七
第七節	有襲用莊子之說者	一六七
第八節	有襲荀子而改易其文者	一六七
第九節	有襲襲韓非子之文者	一六八
第十節	有襲呂氏春秋之文者	一七一
第十一節	有襲史記之文者	一七七
後記		一七九
引用書目		一八一

晏子春秋考辨

陳瑞庚撰

第一章 釋名

漢書藝文志儒家：

晏子八篇。

史記管晏列傳：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至其書世多有之……

從右引兩條資料看來，「晏子」和「晏子春秋」兩個書名，從漢代就已並存。宋人陳振孫書錄解題說：「晏子春秋十二卷，齊大夫平仲晏嬰撰。漢書八卷，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以爲「晏子春秋」這個書名是隋唐以來才有的，

看情形應該是陳氏弄錯了。

以「春秋」名書的，從先秦以迄漢初，都很普遍，如：

春秋（經）

左氏春秋

齊之春秋（見墨子明鬼）

魯之春秋（見孟子）

李氏春秋（見漢書藝文志儒家）

虞氏春秋（見史記虞卿傳）

呂氏春秋

楚漢春秋

……

其中齊之春秋、魯之春秋，書已不傳，無從考其內容，但從故書記載看來，它應該屬於史籍。李氏春秋僅傳書名而已，究其內容是何性質，無從猜測。虞氏春秋，據史記虞卿傳云：『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探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偽孔叢子執節篇云：『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

「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據僞孔叢子這條資料看來，虞卿的著作，是「大抵談說而已」，不過僞孔叢子是著名的「問題書」，它的記載是否可信，是有待斟酌的，尤其是它說魏齊質問虞卿，尤爲可疑，因爲史記明文記載「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明明著書之事在魏齊死後！如此看來，僞孔叢子這句「大抵談說而已」，是否曾見虞卿所著書，也值得懷疑！若據史記所云：「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以刺譏國家得失。」似乎還是從孔子以迄太史公的「就史論事」的一貫精神。（漢志將太史公書入春秋類，正是此意。）至於楚漢春秋，乃記楚漢之際的史事，爲史記所采，這已是大家所共知的，不煩細述。綜合上述資料看來，以春秋名書的，除了呂氏春秋是雜採各家，成一家之言者外，其餘各書，均爲史籍，或者是以孔子的春秋精神，就史論事的著作。所謂「春秋」就是指春夏秋冬的時間推移，所累積成的歷史事實，或再進一步從歷史事實中獲得啓示而言。所以它們以「春秋」名書，是很恰當的。至於呂氏春秋，雖然在性質上和上述諸書不同，但其書首列春夏秋冬十二紀，亦可謂和「春秋」有關，故其書取名「春秋」，雖稍有不倫，也未爲唐突。唯獨晏子一書亦名「春秋」，就其內容，既非史籍，亦和春夏秋冬無關，但雜錄晏子一生行誼及其有關事蹟而成書，也名之爲「春秋」，頗覺未安。所以我認爲「晏子春秋」這個名字，雖已流傳了二千多年，仔細分析，還是諸多不妥的。而本書沿用此名，從俗而已。

第二章 論晏子春秋不宜入墨家

晏子春秋，漢志將它收入儒家。而列子楊朱篇張湛注云：

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

這是學者認為晏子是墨者的第一條資料。但以晏子春秋為墨者之書而最膾炙人口的，卻是柳宗元的「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輿及古治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

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自此之後，晏子春秋究竟應歸於儒家還是墨家，就成了千古聚訟的大公案。●

平心而論，將晏子其人，或晏子春秋一書歸入墨家，是不妥當的，重要理由有五：

第一、晏子本人所處的時代，大致與孔子先後同時，論輩份，他還是孔子的前輩，論年齡，他可能長於孔子三十歲上下，●晏子在世之時，墨子頂多還是孩提，或者還未出生。●所以晏子在政壇活動時，墨學還是子虛，晏子本人，談不上是不是墨者的。

第二、晏子一生恭儉刻己，和墨家的學說部份冥合，是不必爭辯的，這些說法，前賢論之已多，也無庸在此再重複贅述。但是應該強調的是，我們不能因爲晏子的恭儉刻己，就將他歸入墨家，事實上晏子的思想和墨家同的固多，而不同的，也很多，我們不注意他們的異，而只強調他們的同，是非常不妥當的。舉其大者而言，左傳襄公十七年：

齊晏桓子卒，晏嬰羈縻斬，直經帶，杖，菅屨，食糲，居倚廬，寢苫，枕草。

這段文字並見今晏子書雜上第三十，所載之喪服，和儒家所傳的士喪禮完全相同，當然，從史記、左傳在晏桓子死後的第二年（襄公十八年）都有晏子事蹟記載看來，●晏子可能沒有服儒家

所主張的「三年之喪」。所以晏子服父喪的這一套服制，可能祇是當時通行的標準儀式；是孔子主張三年之喪時，所採用的一套現成辦法；也是後來墨家所反對的儒家喪制的一部分而已。事實上晏子服父喪之年，孔子還未出生，儒家的喪制尚未建立，至爲明顯，我們不必因晏子服父喪的制度而後來的儒家喪制相同，而認爲晏子是服儒家的喪服的。但是有趣的是晏子服父喪的辦法，也正是後來墨子節葬下所攻擊的『綰經垂涕，處倚廬，寢苦枕由，又相率強不食爲飢，薄衣而爲寒……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卽以此一事而論，晏子本人，和墨家的主張就大相逕庭。

第三、劉師培氏說得好：『夫墨子之學，出於清廟之守，以敬天明鬼爲宗，其徒繆子、胡非子、隨巢子書雖不存，然考其佚文，亦均敬天明鬼。惟晏子書則不然，如諫篇上諫誅史祝，諫信楚巫，諫祠靈山河伯，諫禳彗星災惑；問篇上諫以祝干福；雜篇下言徒祭不可益壽；均異墨氏所言。又諫篇上言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亦與非樂旨殊，不惟君喪盡禮誌於雜篇上異於墨子短喪也。使其書出於墨氏之徒，則旨與墨殊，必不並存其說。』（見左菴集卷七）

第四、今傳晏子書外篇不合經術第一，所載晏子譏諷孔子的故事，並見於墨子非儒下，兩相比較，文字雖互有不同，然爲彼此因襲以成文無疑。前人認爲晏子書出自墨家者，每每持此資料，以爲晏子書與墨家關係密切的證據。究竟是墨子襲用晏子文字，抑晏子抄墨子書，則前賢以爲墨子非儒篇采晏子春秋者較多，甚至如近人張純一，所著晏子春秋校注（以下簡稱「校注」）

以爲墨子非儒下文字『凡本書（庚按：指晏子）所無者，皆後人增成之。』但我仔細分析之後，發現墨子非儒所載之事雖不可信，但文氣前後一貫，倒是晏子的文字有明顯抄襲墨子書的痕跡；●另一方面，今本晏子有許多地方，可以證實是後人抄錄其他古籍載及晏子事蹟以附益於晏子書中，（說並詳下文）而這一條，正是抄自墨子者。本來墨子書假借晏子之言以詛孔子，是不足爲奇的，因爲在史記，以至今本晏子所載故事中，均有晏子批評孔子的記載，並不只是墨子一書而已，但如果因爲後人抄襲墨子文字附入晏子書中，反據此以證明晏子書與墨家的關係，則是反果爲因，顛倒了本末，循環證據，越說越真了。所以用晏子書中有和墨子非儒篇文字相同，作爲晏子書與墨家有關的證據，是立不住腳的。倒是晏子書中，有兩條載及『墨子聞之』之類的字眼，如：

（一）問上第五

（二）雜上第五

從柳宗元辯晏子春秋開始，就以此爲晏子書與墨家關係的證據。柳宗元說：『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柳氏語氣，簡直鐵案如山似的。但我發現書中除了兩條「墨子聞之曰」之外，載有「孔子聞之曰」或「仲尼聞之曰」的，更達八條之多：

（三）諫上第二十

(二)諫下第五

(三)諫下第二十一

(四)問上第三十

(五)問下第二十九

(六)雜上第十六

(七)雜上第三十

(八)外下第四

此外「君子曰」亦有五條

(一)問上第一

(二)雜上第二十四

(三)雜下第二十一

(四)外上第十五

(五)外上第十八

其實這種現象，在先秦古籍，如左傳等書中，也非常普遍，它本來就是著作者在敘述某事以後，引用賢者之言，以爲輔證或批評，是先秦作者很普通的一種習慣，而這種習慣，一直維持到西漢

以後，像說苑、新序之類，就常常在一段敘述之後有類似的批評。當然，這些批評，有些是直接承襲先秦原書的，但我曾經比勘過這類資料，發現這些句子，有時在劉向以前的原始資料中，根本不曾出現，所以我懷疑這些句子很可能是劉向加進去，甚且是劉向本人的批評。此外，在西漢初年，這種習慣，也有不同形態的轉變，如韓詩外傳，可說是將這習慣反其道而行之：韓詩常常先引用古籍資料，然後接一句「詩曰，……此之謂也」很顯然的，韓詩是以古籍故事來反證詩句的涵義。而這種現象，也並非獨見於韓詩，在尚書大傳中，也有極多類似的例子，只不過大傳所敘述的不一定是古籍的故事，而且它所要解釋的對象不是「詩曰」而是「書曰」罷了！——如果我們瞭解先秦以迄漢代，學者都有這種習慣的話，就不會拿晏子書中兩句「墨子聞之」去說明晏子和墨家的關係。如果我們一定要牽強的用此作為晏子與墨學淵源的證據的話，那麼晏子和儒家的淵源應該更深，因為「孔子聞之曰」和「仲尼聞之曰」更多達八次。（事實上還有三條孔子評述晏子的資料，如雜上第廿一、第三十，外上第廿七章，都應是相同性質的資料，只因它不具備「××聞之曰」的形式，故在上文未便列入而已。）與其說晏子書和墨家的淵源深，還不如說它和儒家的關係更深。所以如果用這種觀念去分析，漢志將晏子八篇入儒家，應該比柳宗元等學者主張入墨家更為妥當。

第五，吳則虞氏集釋的序言，對晏子書和墨家之間不同的立場，有如下的看法：『前後期墨